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Z424.9
19
:16

十六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六冊目錄

朱用純	一
與徐俟齋書	三
與吳開奇書	一三
病中與諸生書	二〇
與徐昭法葛瑞五論學	二八
讀史有感	三二
與王醇叔論學	三五
書醇叔日記	三八
又書醇叔日記	四〇
詩序	四二
畜德錄序	四五
顧亭林先生集序	四九
遊西洞庭山記	五四
春遊記	七二
祭王宛仲文	七六
朱布衣自傳	八〇
記振溪何君昆仲乙酉死難事	八一

李願	八六
顧子巖墓誌銘	九一
書如皋二烈士事	九七
答張敦庵	九九
與友人	一〇五
答張澹庵	一一五
答胡士僕	一二八
答友求批文選	一二二
答顧寧人先生	一二五
與顧寧人先生書	一二九
答王天如	一三四
又與顧寧人先生書	一三八
答梁質人	一四二
與布撫臺	一四六
與當事論出處	一七〇
示惠海	一七八
別言	一八〇

觀感錄序	一八五
題四書心解	一八八
心齋王先生	一九二
吳野翁傳	二〇六
安致遠	二二三
拙石賦	二二五
與蔡漫夫	二二七
刻近代古文序	二二八
壽妻李孺人七十序	二二二
題郭恕先輞川圖	二三〇
題張杞園或語集	二三一
菊說	二三三
生墳銘	二三四
紀臺讌遊記	二三八
雪根亭記	二四一
遊仰天記	二四四
北園尋春記	二四七
晚讀堂記	二五〇
七夕偶記	二五二
壬癸冬春紀事	二五三
冷士嶠	二六一
登金山賦	二六三
與魏冰叔論文書	二六六

答曾介石書	二七〇
與耿仲容書	二七四
秦臣溥詩序	二七七
與張芭山先生書	二八〇
與友人書	二八五
酸心雜集叙	二八八
旅賦序	二九二
焦山看月詩序	二九四
秋淙破琴復成詩序	二九六
京口焦山志序	二九八
吳篁邨詩序	三〇一
春鵬賦序	三〇四
天文分野論	三〇六
宋論	三一二
三皇本紀論	三一五
漢高帝論	三一八
遊白雲泉記	三二一
素食說	三二四
北固山亭記	三二六
辛氏園記	三二八
遊焦山記	三三一
竹實記	三三四
記山居樂事	三三六

宗子發墓誌銘	三三七
三代取天下論	三四一
葉燮	三四三
與吳漢槎書	三四五
與友人論文書	三五六
己畦文集自序	三六五
聞禮述畧序	三七一
百家唐詩序	三七四
密遊集序	三七八
黃葉邨莊詩序	三八一
南疑詩集序	三八四
廉讓堂詩序	三八七
小丹丘詞序	三八九
廬山大林寺心壁上人詩序	三九二
友人詩集序	三九四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三九七
澗庵詩草序	四〇二
汪秋原浪齋二集詩序	四〇五
乘龍鼎劇本題辭	四〇七
題山居圖	四一〇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四一二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四一四
選家說	四一六

審音說	四二〇
從祀說	四二四
假山說	四二七
字學說	四三一
考徵說	四三五
好石說	四三九
滋園記	四四三
秀野堂記	四四六
獨立蒼茫室記	四四九
二棄草堂記	四五一
論兩漢外戚宦官	四五六
論唐藩鎮	四六〇
太湖受水辨	四六五
松風書屋記	四七一
己畦記	四七四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真堂碑記	四七六
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	四七九
湯斌	四八五
與田簣山書	四八七
答陸稼書書	四九〇
答耿亦夔書	四九五
上孫徵君先生書	四九七
印歸序	五〇三

理學宗傳序	五〇七
四書偶錄序	五一三
四書淺說小引	五一六
二十一史論	五一八
十三經注疏論	五二六
政貴知變論	五四二
學言	五四六
本紀當法宋史	五五〇
嵩陽書院記	五五二
敬陳理財管見仰祈採擇事	五五九
首嚴吏治以甦殘黎以奠封疆事	五六一
嚴禁差役下鄉擾民事	五六六
再行嚴禁賭博以杜亂萌事	五六九
禁革陋規以甦民困事	五七一
歷代備荒良法考	五七三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五八二
田蘭芳	五九一
與湯官坊書	五九三
答陳子萬書	六〇〇
感蘭偶筆	六〇四
說木	六〇八
潛庵記	六〇九
逸德軒記	六一三

駝岡記	六一五
聞見偶記	六一八
雪崖遺老傳	六一九
王熙	六二五
養兵裕餉疏	六二七
禁官員貿易疏	六二九
世祖御刻楞嚴經會解後序	六三一
戊辰會試金榜硃卷序	六三三
重刻安雅堂集序	六三五
寶綸堂集序	六三八
寶積錄序	六四〇
晉謝安論	六四二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荔裳宋公墓誌銘	六四五
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內大臣靖海將軍靖海侯贈 太子少傅施公墓誌銘	六五一
王錫蘭	六五五
答萬充宗書	六五七
與顧亭林書	六六五
答顧亭林書	六六八
答潘雲從書	六七三
開雲軒詩序	六七六
曆法序	六七九

曆說	六九一
曆策	六九五
天同一生傳	七〇〇
楊端本	七〇三
潼關志序	七〇五
擬騷序	七一〇
潼關連城說	七一一
分守潼商道楊公澹河脩北水關記	七一二
萬山茅屋記	七二七
中書科中書曹公墓誌銘	七一九
明指揮使忠烈張公傳	七二四
劉奇烈傳	七二六
黃虞稷	七二九
閩小紀序	七三一
齊雲遊記序	七三三
長安羈旅行序	七三五

觀莊憲使從軍滇雲詩序	七三七
書思子亭圖記後	七三九
趙吉士	七四一
家爾合僉都奏疏序	七四三
淮海持風錄序	七四七
五行論	七五一
赤山禪院記	七五五
同邑汪金黃三先生合傳	七五九
祭葉又生業師文	七六六
朱爾邁	七七一
送查夏重遊燕序	七七三
雜說	七七六
明進士俞仲驥先生傳	七七八
繆彤	七八一
遊洞庭西山記	七八三

朱用純

朱用純（一六二七—一六九八）字致一，號柏廬。江蘇崑山人。明諸生。明亡，隱居授徒。康熙十八年徵舉博學鴻儒，不出。與楊无咎、徐枋相友善，以名節相砥礪，時稱『吳中三高士』。潛心宋儒之書，篤守程、朱之學，知行並重，而一以敬爲宗旨。著有《愧訥集》、《四書講義》、《毋欺錄》、《困衡錄》等。

爲不給而況與語默之間隔登臨酬應之廢失其于不得
盡一二也何疑別後惟有西望客庭悵然若笑是夜宿舍親
齋頭夢與我兄命題賦詩題曰望天君兮思予其體則吾兄
欲作七言長歌弟以爲不若五言近體兄首肯之然覺而思

壽、《母煤驗》、《困衡驗》等。

野、宋之學，映於並重，而一以婦昌宗旨。著有《劇簡集》、《四書類
翁林林文善，以各贈林林，稱「吳中三高士」。徵以宋謝之書，兼中
前主。則亡，劉君對封。張照十八年，贈舉對舉，既論，不出。與對天谷、
宋照強（一六二一—一六六八）卒，葬一，歸林靈。王籍崑山人。則

宋照強

與徐侯齋書

前者黷擾山齋，過承款接，皇愧皇愧。五年之別，五日之聚，以一日而當一歲之久。卽窮日徹夜，輾轡爲舌，以稱舉情事，猶爲不給，而況寢興語默之閒隔，登臨酬應之廢失，其十不得盡一二也。何疑。別後惟有西望咨嗟，悵然若失。是夜宿舍親齋頭，夢與我兄命題賦詩。題曰望夫君兮思予，其體則吾兄欲作七言長歌，弟以爲不若五言近體。兄首肯之。然覺而思

此句雖本楚詞，而非思予二字，則又不可以爲成句而賦之。
故復中止。然吾二人之心志綢繆，於此可見。蓋自此又無日
非相望之日，非相思之日矣。古人三日不見，輒擬刮目相待。
何況五年？弟自問行無所益，學無所得，冒昧而前，慚對良友。
若吾兄則德高而懷益退，學大而心益小，足見吾兄省治之
功精矣，密矣，其爲進境宏矣，多矣。接見九月朔日書，猶懃懃
懇懇，自視愈欲然不足，而謬以弟爲少有所知，委懷下問者，
無乃舍秋陽之曜而資螢燭之末光，忘洪河之流而挹涓勺
之微潤耶？然弟安敢仰負虛懷，不一竭其固陋以報尊旨。今
人有以程子主敬之學爲執著而不圓通者，又有以爲未足

盡聖人之學者，第獨以爲敬卽天行之健。天一息不健，則四時不行。一端不健，則萬物不生。易於乾言健，不言敬，於坤言順，卽言敬。聖人法天地之健，故六經四子皆言敬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堯之允執厥中，敬也。舜禹加之以惟精惟一，而敬尤著。不敬則雜，何由精？不敬則輟，何由一？自是以後，歷聖羣賢未有外敬以爲學。至於文王而詩書所以言其敬者，尤爲曲盡。使非文王實有以積中而著外，安能稱道精微若是。故曰文王我師也。但敬有自然者，有強勉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自然之敬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強勉之敬也。吾輩能於一念

之發，一物之應，實下強勉之功，自然漸進有得。以吾兄二十年之大節苦行敬身之道，當今之世，孰逾吾兄？而手教猶云結習既深，根塵難泯。既知之復蹈之，既悔之復犯之，此吾兄之所以既宏且毅，必求至於聖人之域，而吾黨之所以仰望而莫可幾及也。然所云既知復蹈，既悔復犯，必有實見其然而非貌爲是說者。此無他，主敬未密耳。視聽言動，或從內出，或從外入，未有不聽命於心者。聽命於心，而以吾之神明才力可否行止其間，未有可行而不行，可止而不止，止其所不可止，行其所不可行者也。但此際幾微之辨，最宜體勘可否，或出於太虛，或出於偏著，此人心道心之殊，誠僞之別，而王

伯之所由分也。要之，吾心若能時時警覺，則太虛與偏著亦自有不容掩昧者。故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卽或事大理微，學有未及，則參之前言往行，質之友朋議論，亦所以盡敬也。雖事理極明且易，苟平日此心放倒，臨時安得卓然不亂？故君子有全體之敬，有隨事之敬。隨事之敬卽是全體之敬，但於動而爲用更加之意耳。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諧謔雖無損於大節，要非君子之所宜爲。何者？德盛不狎侮也。書所云：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猶是爲治天下須得人心人力者言之。若學者之事，則身心之閒，何處可容狎侮？身狎侮，而其職不修；心狎侮，而其體不立。所

謂德盛不狎侮者，正以狎侮之非有害於人，而有虧於吾德也。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正是持己而不失其敬。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弟嘗謂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此語諒不悖聖賢修己之旨。蓋聖賢實見人之於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忽也。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忽人者也。此允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

所以爲舜之德也。怒人亦有二故，一則以自矜而怒之，一則以非人而怒之。吾兄檢身若弗及，當復自矜。然吾而智則易見人之愚，吾而賢則易見人之不肖。吾兄負絕世之識，抱千古之操，凡至乎前者，智且失其爲智，賢且失其爲賢。而況乎愚不肖在彼，猶自灼見，分量無可遁藏。而況我兄之超然元覽於其上，然而以高臨下，君子所戒。所以見人之非，亦由於不能自忘其善，但比傲然自得者爲有閒耳。二者皆學道之障害，此須直下斬截，如操鋸鋒利鏗，更不可犯，乃見學力。竊觀我兄之意，又我先得乎道以爲之主，而後可以言學。此又狂於參禪學佛者之見。若聖賢之道，則不離乎事事物物，卽

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去。惟於事物而見其簡易，故雖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而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其簡易，則苟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此弟所以謂禪學與聖學絕不相同，而吾兄亦既驗之而有見者矣。若謂學無把柄，但深探六經、四子之書，而把柄在焉。吾兄之所以憂無把柄者，亦坐既知復蹈旋悔旋犯故耳。則弟所謂聖賢之學，無過一敬者，正乃把柄之所在也。以敬而學，學安得不博？以